

看似難以觸摸又複雜的心理學，依然會有人被它的魅力所吸引。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副教授蘇詠芝博士（01 聯合心理學）就對心理學情有獨鍾，她不論在中大、美國芝加哥大學及新加坡國立大學，均是鑽研心理學。在外闖蕩一番後，蘇校友選擇重回中大教書，又與研究團隊首創以機械人幫助自閉症兒童改善先天性缺陷，回饋母校之餘，更能幫助這班孩子融入社會。

蘇詠芝 將機械人變成自閉兒童的夥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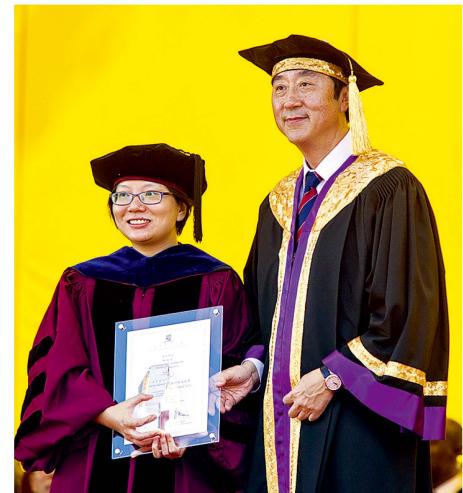
問：蘇校友自 2012 年起在中大任教，在此之前會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（NUS）任教，為何會選擇回港服務中大，更任教從未接觸過的特殊教育需要（SEN）？

答：中大始終是熟悉的環境，以前讀書時我是學生，現在是老師，由老師的身分去看現時的學生，這種感覺頗有趣。而我在中大是任教教育心理學系，校方知道我有研究手勢（說話時幫助表達內容的手部動作），或能幫到語言遲緩的小朋友，因而安排我去教 SEN。但無論在中大還是在芝大讀書時，我都未曾研究過 SEN，

只是我在 NUS 教書時，去借了 3 本教科書來學習有關知識，完全是靠自學。由於我在芝大及 NUS 一直在做正常兒童及大人的研究，也發覺這類研究可能已到飽和點，研究 SEN 可能是一條出路，相信從中會發掘到新事物，所以我也接受了這個挑戰。

問：昔日中大讀書時，有何難忘的人和事，令蘇校友改變了原本想做臨牀心理學家的想法？

答：我經常和他人說，讀大學是整個讀書生涯中最開心的 3 年。大學可以專一地鑽研自己最喜歡的科目，而且有很多社會經驗可吸收，因而我發現原來成為臨牀心理學家並不適合我。大學一年級時，我有機會到沙田醫院做義工，幫一名精神科醫生整理資料，其中一個病歷令我至今仍記得當時的無助。我翻查病歷時，發現一名進出醫院將近 20 年、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男病人，突然有 1 年再沒有去醫院覆診，我以為他痊癒了，誰知竟然跳橋自殺。我知道這種病會經常復發、



▲蘇校友（左）曾獲中大頒授傑出研究學者獎。

很難根治，若我是他的心理醫生，需要面對這種結果時，我覺得我會很灰心、無法抽離，又會和病人有同樣的感受，更會懷疑自己的治療方式是否有效。自此之後，我清楚自己不適合這一行，並開始思考未來的方向。然後我就開始做兼職研究助



▲蘇校友致力研究學童的特殊學習需要，提供支援和協助。



理直到畢業，期間我發現原來自己會思考數據的意義，也喜歡將數據分類。既然我喜歡做這種有組織的工作，我便一直朝着研究的方向進發。



▲蘇校友與團隊透過機械人計劃教自閉症兒童學習手勢。

問：特殊教育需要（SEN）中有很多範疇，為何蘇校友選擇鑽研自閉症？

答：自閉症是一種很複雜的疾病，而在研究手勢的文獻亦有提到，SEN 中只有自閉兒童的手勢發展是遲緩，他們做手勢次數及種類較少，溝通及社交能力比起其他兒童及大人更有障礙，因而令我對自閉症產生興趣。而且當時的文獻只集中於早期教育（2–6 歲），但就鮮有人做過 6–12 歲的兒童手勢發展是否仍有遲緩，所以我就選擇了這個年齡層。

問：蘇校友會與研究團隊研發以社交機械人訓練自閉兒童的溝通能力，當中機械人是如何運作的？如何將計劃推廣到學校或社區，甚至家居生活？

答：2016 年，我們透過機械人動畫教自閉症兒童學習手勢，而去年開始，我們的介入方案不只是手勢，亦會教導自閉症兒童學習講故事技巧、對話技巧及情緒解讀。後來，我們直接利用機械人教學，這樣很適合喜歡結構性教學

的自閉症兒童，因為機械人經編程後，重覆說出固定的內容、次序及語氣，所以記憶力極強的自閉症兒童會記得機械人所教的內容。而角色扮演是自閉兒童非常弱的一環，自閉兒童在看過機械人多次重覆的角色扮演後，能道出角色應該說的話，即是已學懂如何代入角色。目前我們與日本電氣香港有限公司（NECHK）合作開辦名為「機哥伴小星」的 3 年課程，參加的學校可向 NECHK 租用機械人，我們的研究團隊就會免費將編制好的課程套用在機械人身上，亦會提供課堂材料，同時會教校方如何使用機械人，學校則能進行機械人教學。而我們希望未來將這計劃

「入屋」，機械人可以租用予家庭，讓機械人與自閉兒童作互動交流，但我們仍會上門進行專業的機械人教學課程。



▲蘇校友（中）與研究團隊憑機械人教學計劃獲頒 201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「智慧市民獎：優異獎」。

問：若要將機械人教學普及化，蘇校友認為最大的難題是什麼？

答：現時我們只有 11 部機械人，卻有很多學校想參與計劃，但資源短缺。雖然特殊學校有政府撥款，但主流學校則較少，若學校能找到資助，就有經費租用機械人。目前我們是依靠政府的基金來維持 3 年的計劃，包括團隊及租用機械人的開支，



而這 3 年間我們只能盡做，視乎可以令幾多間學校受惠。而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做公眾教育，若身邊的人懂得諒解、尊重、明白自閉症兒童，其實不需要市場上針對改善自閉兒童社交能力的訓練課程。

問：從事教學工作，並在不同崗位服務中大有何滿足感及得着？

答：在中大教學令我人生經驗更加豐富，因為自美國讀博士開始，當時的老師就不停要求我發表文章貢獻科學。但當我教特殊教育時，發現自己原本做的事情好像與社會無關，所以我想做一些有趣、對人有幫助、令自己人生有目標的事情。當你看見一名自閉兒童在走廊跟我說：「蘇教授，早晨！」那種感覺和寫文是完全不同的。而回來中大教書是一種成長的延續，始終你要對社會有接觸，才會知道很多事不是想像中那般簡單。中



▲蘇校友（後排左四）與學生相處融合，亦師亦友的關係令課堂變得更加有趣。

